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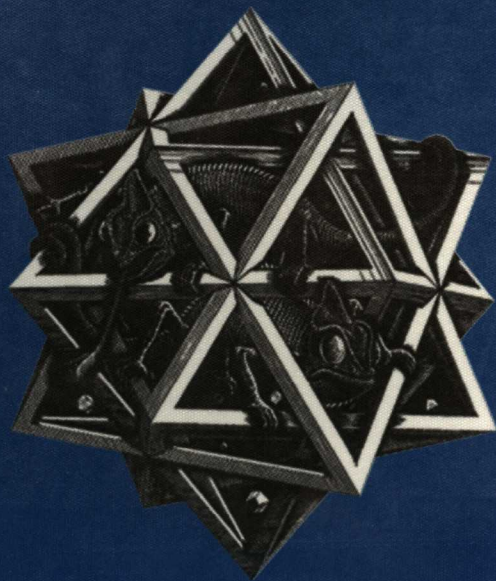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吴 岩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在“经典” 与“人类” 的旁边

——台湾科幻论文精选

林健群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主编◎吴 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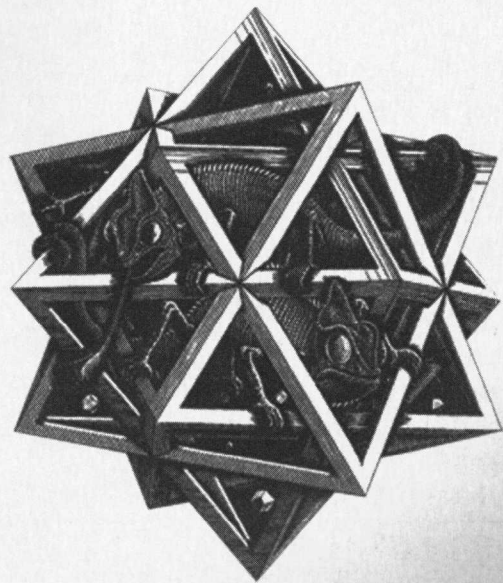
科幻
新概念
理论
丛书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在“经典” 与“人类” 的旁边

——台湾科幻论文精选

林健群 主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
林健群主编.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ISBN 7-5395-2930-X

I. 在... II. 林... III. 科学幻想小说—文学理论
—文集 IV. I0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098 号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

主编：林健群

出版发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 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邮编：350001）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邮编：350011）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370 千字

印张：21.5 插页：4

印数：1—3090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930-X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总 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雕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纳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不容怀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从来不是主流文学，却一直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雪莱夫人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罗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对科幻文学曾经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

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而重新估价。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作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建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展开了系列研究。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立刻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王逢振教授，成员包括张美妮教授、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伊丽莎白·霍尔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教授。

本研究计划中的成果包括两套基本理论丛书和一套国外科幻理论译文，总共15本，分别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承担的“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承蒙多方首肯，还成为了“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共分6册，分别为《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张治、胡俊、冯臻著）、《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主编）、《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陈洁著）、《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王建元、陈洁诗主编）、《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林健群主编）和《科幻文学入门》（吴岩、吕应钟著）。

本丛书的编辑宗旨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像丛书名字中所陈述的，期望在新思维方面给科幻研究领域一些启迪。阅读中读者一定会发现，无论从各分册或文章的选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作者都突破了以往比较单一的文学研究模式，试图以多元视角和方法探索科幻文学。笔者认为，对于科幻这种跨越学科的文学存在，是值得肯定的探索。

本丛书自始至终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黄建斌社长的支持。副社长陈效东先生曾是我从事科幻创作时的好朋友、好老师。他对我工作的信任、对我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暂时停滞所表现出的超常的容忍，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事业和人生经验。北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总 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最终丛书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框框。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就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西方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本人的硕士研究生高福军、方晓庆、胡俊、肖洁、陈宁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行的基础工作。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所有不当之处，责任在笔者本人。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意见，我们一定会修订和改进。

吴 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5年7月26日

目 录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代 序(林健群) / 1

第一编 早期台湾科幻文论

奔月之后——兼论科学幻想小说(张系国) / 45

台湾当代科幻文学(林耀德) / 54

第二编 科幻文类综论

文学场里的科幻演出(柯乔文) / 67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1994 幼狮科幻文学奖酷儿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刘人鹏) / 99

政治、反政治、后现代：论 80 年代台湾科幻小说(林建光) / 130

当代¹台湾科幻小说²的都会冷酷异境(洪凌、纪大伟) / 154

如何以科幻读者的身份了解科幻(林翰昌) / 165

第三编 科幻与跨学科

领教布什亚，拜候詹明信

——后现代观点中的霹雳布袋戏(洪盟凯) / 179

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与幻想

——以九歌现代儿童文学奖六篇科幻小说为例(李晚琪) / 203

异度空间——蜀山剑侠的科幻书写(杨清惠) / 216

科幻、创意与大学教育——兼论张系国的人文价值（蒋淑贞）/239

第四编 作家作品评论

当代台湾女作家与科幻（向鸿全）/257

从假声借题到假身借体——纪大伟的酷儿科幻故事（张志维）/267

“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暴力，洪凌科幻小说与酷儿文化批判¹（白瑞梅、刘人鹏）/287

《时间龙》的科学、幻想与思想（郑明嫔）/314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

——代序

林健群

一、前言

1968年9月张晓风的《潘渡娜》传来台湾科幻小说的第一声婴啼；10月张系国的《超人列传》紧接诞生；同年12月黄海发表《航向无涯的旅程》¹，科幻类型吸引台湾作家的尝试。1969年5月《大学杂志》刊载颜元叔《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渡娜”》成为首篇以台湾科幻小说为对象的论述；同年10月张系国在《纯文学》发表《奔月之后兼论科学幻想小说》为“科学幻想小说”正名，也带动“科幻”新文类的讨论。1984年当本土文学界疑虑“小说是否已死”（吕学海1984）之际，“科幻小说”受邀进入主流文学殿堂，“科幻奖”成为台湾科幻对外发声与凝聚人气的重要途径，并隐约形成台湾主流科幻脉络与精英科幻评论的角力场。1991年的“科幻大对决”²，将台湾科幻小说“开发读者”的窘境，归咎于

¹ 王洛夫指出黄海当年创作动机：“1968年夏，张晓风发表的《潘渡娜》因题材新颖又寓意深远，尤其颇得学生读者群的喜爱，名声不胫而走。黄海原有的科幻因子受到张晓风作品启发，开始积极创作科幻作品，他当时觉得《潘渡娜》虽然很有文学美，但在科学背景上似乎可以更充实，于是自己就朝着科学基础比较硬的‘硬科幻’方向创作”（8页）。其后黄海陆续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一系列以“太空历险”为题材的科幻小说，并于1969年结集出版《一〇—〇一年》，是台湾科幻创作初期最多产的作家。

² 1991年“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颁奖典礼后，随即举办一场“科幻大对决”公开座谈会，会上张大春发难“提告”张系国提倡的“文以载道”科幻论述造成台湾科幻小说发展“沉重的意识负担”（张国立，99页）。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文以载道”观念的囿限，正式对此提出检讨。2003年台湾首届“科幻研究学术会议”，兼容多元的科幻论题，无论主流与非主流观点皆能同台发声。然而，尽管科幻小说的“科幻幅度”（郑明娳/1994:60页）始终撞击着“主流/边缘”的科幻界限，但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似乎仍维持着某种发展的共识，想象着相同的台湾科幻样貌。笔者拟以研究者的后见之明，先简述台湾科幻的接受历程，再分析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重要观点，以验证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聚焦。取颜文所指涉的观察为基准，以论点为纲，统整对照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相关说法，解读其去历史化的论述现象。

二、台湾科幻的接受历程

对于台湾文学场域而言，“科幻小说”是外来的新兴文类，在本土科幻创作出现之前，西方科幻译作早已流通市面³，然而在台湾科幻评论者眼中，“科幻小说”更因为触及“科学”描写，成为科幻主流渴望的“时代文学”，⁴因而积极推广，并企图将之从通俗文学中抽离，重新赋予严肃的文类意义。“台湾科幻小说”跳空成为本土科幻评论者文类想象的建构平台，形成以理论指导创作的书写形态。然而所有的科幻评论，背后必然涉及特定的论述目的，无论是刻意为之的策略运用，还是无意识的直觉批判，都与其所处身的文学场域密切相关，因此在探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之前，回顾台湾文学场域的迎拒态度，或可窥见“台湾科幻小说”在奠基初期所遭遇的文学传统压力与文类改造冲突。

1968年三篇科幻小说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刊载，跨出台湾科幻创作的历史时刻，然而推究当时作家的创作动机，除了“因利乘便写起科幻”⁵的文类尝试，科学冲击引发的写作冲动⁶，也有迹可循：《潘渡娜》与西方科幻首作《科学怪人》

³ 据林翰昌《台湾科幻全书目》，2003年7月版，在1968年以前，台湾已出版过《一九八四》（1950、1953）、《化身博士》（1957）、《地球末日记》（1968）和《月球历险记》（1968）四部科幻译作。

⁴ 吕应钟认为科幻小说在欧美的盛行，是时势的必然，“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时代的文学”（吕金骏1980：141页）。

⁵ 黄海指出张系国、张晓风和自己，“当初写作科幻小说，也都是在传统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三人也都是原本从事传统文学的创作，因利乘便写起科幻。科幻并没有在传统文学的刊物上遭受严重的排斥，乃是因为编者一向就信赖接纳创作者原本就有的文学之笔，而它不被一般的文人接受了解是一定的”（黄海1996：8页）。

⁶ 黄海认为“台湾科幻小说的出现，是得力于文人感受到科学的冲击，有感而发的写作冲动”（黄海1996：8页）。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代序

(《Frankenstein》)在“人造人”题材上的契合⁷可能受到当时“基因工程”突破的刺激；⁷《超人列传》和《航向无涯的旅程》共同以“太空历险”为背景，与当年航天科学成就相呼应⁸。现实科学的发展，不仅触动作家的灵感，似乎也替本土科幻创作提供立足文学场域的契机⁹。

1969年张系国提出“科幻小说”一词¹⁰，向台湾文学界宣告科幻小说独立文类的存在，“科幻”成为文类建构的整合卷标¹¹，并在收纳过程中重塑“科幻”的文类印象。然而，本土科幻创作毕竟是“科幻”活动的少数，更多的“科幻”概念则来自外缘的科幻表现，尤其是科幻影视与科普读物所传递的印象。早在主流作家涉足科幻创作之前，20世纪50年代通俗电影与儿童刊物已熟练地搬演着“太空历险”的科幻场景¹²，却也因为出身“通俗娱乐”与“次等文学”的科幻印象，使得台湾科幻创作预先被主流文学所看轻，连带影响作家科幻创作的意愿。因此，当黄海于1969年出版《一〇一〇一年》小说集，梁子衡为之作序言：“一个文学作者写‘未来’而不写‘过去’，不

⁷ 20世纪60年代末，基因工程的新发现，使得人类透过基因改造产生所需的生物类型成真。生物学革命成为继工业革命后影响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科学革命。

⁸ 1968年底第一艘月球轨道载人太空船航行成功，1969年7月人类登陆月球。当年黄海在张晓风科幻创作的激励下，选择以“太空历险”题材行文，除了个人兴趣外，航太科学的进展也是支持其科幻创作的要因，正如其回忆道：“当初我着手写的时候，美国阿波罗八号太空船即将升空，环绕月球轨道”。此外实际的太空发展，正与我小说中的构想暗暗相合，使我有阵兴奋”（黄海1969：198页）。这恐怕是促使其持续创作科幻小说的动力。

⁹ 张系国指出，《超人列传》寄到《纯文学》月刊，当时主编“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搁置一旁，被负责人林海音发现，大胆采用，登在第二十二期上”（宋雅姿109页）。可见当时科幻小说的文类特质，尚未顺利获得主流文学观念所青睐。

¹⁰ 张系国自言：“我第一次用‘科学幻想小说’是写《奔月》之后……那时我觉得这名词是最贴切的翻译。Science Fiction直接翻译过来就成了‘科学幻想小说’。中国人喜欢将名词缩短，所以变成了‘科幻小说’”（吕学海、吕维琴1983：122页）。后来在傅吉毅的访谈中，又回溯这段历史说：“我当初定科幻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别于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应该是根据科学而产生幻想的小说。……那我提出这个‘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它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科学，也突破了单纯的幻想，所以它是一个新的文类，‘科幻’两个字本来就分不开，就是‘科幻’，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不只是科学，不只是幻想，也就是两者合而为一，不以科学或幻想为主”（傅吉毅155页）。无论是“科学幻想小说”还是“科幻小说”都显示当时已能清楚辨识一种新文类的存在。

¹¹ 傅吉毅将“科幻”概念的建构过程称为“科幻势力的收纳效应”，解释道：“即以‘科幻’一词慢慢地扩大、收纳相关作品，或许便可以解释台湾科幻次文类的主体架构的渐渐成形，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与其他文类相对抗或融合的历史脉络”（傅吉毅23页）。虽然“科幻”是否以某种“势力”姿态呈现值得商榷，然而其言却也印证“科幻”是由各种异质活动逐步融聚的概念体。

¹² 依据姜云生编纂的《台湾科幻小说40年年表》记载，20世纪50年代外国科幻电影《飞碟征空》、《火星历险记》、《恐龙王》和《征服宇宙》在台上映；高雄三信出版社也重印赵滋蕃在香港出版的《科学故事丛书》，三本以太空旅行线索，介绍太阳系知识的儿童科普作品（519页），是除了科幻译作外，台湾早期科幻认知的来源。

写‘现在’。在作者本身还没有什么，但在作者所生存的社会，似乎是一种遗憾。”（黄海 1969:2 页）在当时主流文学观点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写实传统的管窥见不着未来书写的特质，更遑论鼓励“科幻”创作。

张晓风与张系国在首篇科幻小说发表后回归主流创作，仅剩黄海“冒着被指为‘不是纯文学’的险”尝试“开拓写作的新领域”（黄海 1969:197 页），却畏忌于主流文学的批判，“很不愿意我的小说被冠上‘科学幻想’名词”（黄海 1969:198 页）。黄海在回忆《一〇一〇一年》的出版时道：¹³

老实说，我很害怕遭遇到批评，说它不是文学作品，甚至对于“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称，也不屑提它，总以为它太过庸俗化，只是写给小孩子看，哄哄小孩似的，要称“科学小说”又怕担当不起“科学”的“重量”，就这样，这本书的后半部还加入了我的一部分短篇文艺小说，希望能够加强一点文艺气息（黄海 1979:27 页）。

纵使自觉“借用了科学的题材，加以幻想性的发挥”（黄海 1969:198 页）进行着新文类的创作，却刻意回避“科幻”的定名，凸显在本土科幻创作之初，除了“类型小说”非“文学”的顾忌，“科幻”的通俗概念也与主流作家的文类期待相背离，因而冀求“主流”的加持，屈就以小说杂集现身。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台湾文学场域大量超科学与通俗科幻读物流行，¹⁴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也系统地译介科幻小说，¹⁵加上科幻影视的推波助澜，¹⁶“科幻”杂糅了超科学作品与科幻小说，成为“出版界的新路线”（吕金驳 1980:138 页），在通俗文学市场中巩固了自身的位置。“科幻”的兴起再次带动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相对于市场上以娱乐消遣取向的通俗作品，此时台湾科幻作家却自觉地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具有“文

¹³ 本书共收入 12 篇小说（含 7 篇科幻小说和 5 篇文艺小说），书末并发表科幻论述《人与未来世纪》一文。

¹⁴ 吕应钟记载，“1975~1977 年是广义科幻作品的兴盛期”，台湾出版社竞相出版有关飞碟、外星人、史前文明、灵异现象等一类非小说性的超科学作品（吕金驳 1980:138 页）。并有《明日世界》、《宇宙科学》等介绍未来学与流行科学的杂志创刊。

¹⁵ 1974~1975 年间《综合月刊》首开系统地刊载科幻译作之风，1976 年起《明日世界》也连载相关科幻作品，同年张系国在《联合副刊》开辟“科幻小说精选”专栏。外国科幻的回响，也吸引当时出版社的投入，“1979 年起，照明、国家、星际三家出版社更以‘照耀明日的书’、‘国家科幻丛书’、‘世界科幻名著’为总题推出一系列国外经典科幻作品”（傅吉毅 38 页），带动台湾科幻译作出版荣景。

¹⁶ 1967 年台视首播科幻影集《霹雳艇》（《Stinray》）与《雷鸟神机队》（《Thunderbirds》），1972 年华视开播星舰系列影集《太空争霸战》（Star Trek: The Original Series）。参见《星际联邦》“台湾主要科幻影集列表”〈<http://trekufp.org/xoops/modules/tutorials/viewtutorial.php?tid=434>〉；1978 年《星际大战》、《第三类接触》等科幻电影上映，在当时蔚然形成一股“科幻热潮”（黄海 1979:27 页）。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代序

学性”与“科学性”的科幻小说。1976~1980年间，张系国在《中国时报》以“星云组曲”为题，发表一系列的科幻短篇，融贯中西文化的科幻书写，充分展现其“文以载道”的科幻理念，至今仍是台湾科幻创作难以企及的经典。除“文学性”的追求外，“科学性”的人文也是台湾科幻作家创作科幻小说的原始动机，20世纪60年代末期“登月”震撼带来的“科幻”风潮，¹⁷面对西方现实科学成就，反观台湾科学发展迟缓的焦虑，使得科幻小说成为“科普”觊觎的对象，却也暗助科幻小说的生根。¹⁸然而，无论是“文学性”的要求，抑或“科学性”的讲究，严肃目的的科幻创作毕竟脱离大众读者通俗娱乐的“科幻”需求，而自外于这股“科幻”浪潮。

1978年倪匡科幻小说引进台湾，倪匡没有台湾主流科幻的渊源与使命，以“好看的小说”自诩，¹⁹鲜明的消费娱乐特质，契合当时的科幻潮流，“科幻的通俗性取得了社会的认同”（陈思和 275 页），进而影响大众读者对科幻小说的认知，“社会公认倪匡式的幻想小说为科幻小说”（郑明嫻 / 1993:83 页）。天马行空的想象，恣意“耍弄”台湾主流科幻避之唯恐不及的通俗性；速成多产的著作量，反而“成了四十年来台湾大众文学中唯一值得一提的科幻作家”（杨照 66 页）。“倪匡体”科幻小说以同文同种的“民族风格”²⁰，弥补了华文科幻创作的不足，然而“通俗娱乐”的创作态度，却也成为本土科幻“敬而远之”的对象。²¹

1981年黄凡的《零》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朝主流文学的竞技场上登堂进馆，获选“联合报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成为首篇获得主流文学奖项的“科幻小说”。《零》的

¹⁷ 吕应钟指出：“1968年至1972年之间，是科学性写作观逐渐向台湾文坛进军的时代”（吕金驳 1980: 138 页）。

¹⁸ 台湾科幻论述虽然也曾出现提倡“科幻”来助益科学发展的说法，但实际上科幻创作仍以文学作品自居，并未局限于已知的科学知识，也未担负宣扬“科普”的任务。

¹⁹ 倪匡论及个人创作理念时说：“我认为小说只分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好看的小说，一定要有丰富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小说倘若写得不好看，即使里面有再多的学问、道德或艺术价值都没用”（叶李华 2002: 123 页）。更在 2002 年倪匡奖时表示：“小说应该以娱乐为最高目标，其他一切神圣使命都是次要的。科幻小说当然也是如此。”（本文论及“倪匡科幻奖”时统一简称“倪匡奖”，引用的相关论述皆见《倪匡科幻奖》〈<http://sf.nctu.edu.tw/award/index>〉，不再逐一标示。）

²⁰ 柏杨提到当外国科幻风行之际，“倪匡先生，崛起文坛，使中国人的羞愧一扫而光。短短 10 年之间，他以中国人、中国事、中国乡土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写下了数 10 本巨著。在这些巨著的离奇诡秘故事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单音节名字的黄帝子孙”（26 页）。

²¹ 在台湾，本土精英科幻与倪匡通俗科幻各自发展也相互影响；然而双方对科幻的基本创作态度却各有坚持，即使 2001 年叶李华举办“倪匡科幻奖”以“倪匡”为号召，但是台湾科幻评论者对“倪匡”的想象，可从 2001 年倪匡奖首届评论组主题“倪匡科幻评论”推敲，杨照在决赛会议上说：“应以提高倪匡作品之学术地位为评审原则”。仍是希望将倪匡科幻往精英之路“拉抬”。

脱颖而出,适足以检验当时主流观点看待本土科幻创作之间的张力。总评会议上,²²钟肇政指出:“因为这篇小說一开始就站在科幻的立场上,不可信的,我开始看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篇通俗的读物——科幻的读物。如果要论文学价值,我恐怕不能赞同是太高的。”朱炎甚至说:“如果教文学,根本不愿意把科幻小说列入。”(邱彦明 1981:17 页,43 页)在当时主流文学的观念中,“科幻”等同于“通俗读物”,是缺乏文学与学术价值的次文类,²³因而对《零》的“科幻”背景,产生莫名的“抵抗”。²⁴然而,略过既有的“科幻”印象,主流文学评审却又极力赞扬其严肃创作主题。姚一苇指出:“《零》是一篇所谓的幻想小说,是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建造起来的世界,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科幻小说。因为它具有远为深刻和宽广的意义。……它是在严肃地讨论人类的未来,或人类前途的问题。”钟肇政也说:“主要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读物——通俗小说,它有过人的地方,好比在一个非人性的社会里有人性的设定……另外一点,他对种种人类社会现象有适度的讽刺……对作者来说他是尽了写小说的功能。”(邱彦明 1981:15 页,18 页)从主流观点评判,《零》所表达的严肃主题与写实精神,深获评审肯定;却碍于“通俗科幻”的普遍印象,因而刻意强调《零》不同于一般“通俗科幻”。但是对于“严肃科幻路线”²⁵的台湾主流科幻而言,《零》的获奖,证明“文学化”的方向,可能开通科幻跻身文学主流的契机。因此张系国说:“作为严肃的创作的话,它有它突破的某重意义。”(邱彦明 1981:13 页)这正是本土科幻创作试图以严肃创作态度向主流文学叩关成功的里程碑。

1984 年在“小说已死”疑虑的当时,文学场域又标举科幻小说的特殊性,“期望在科幻思维激励下,传统小说能够获得新生机”(吕学海 1984)。表象上,科幻小说成为振兴主流文学的活水,实质上却是正统观点下的阶段性工具。因此甫二年,时报文学奖即以“童话创作”取代前两年的“科幻小说”,“中国时报不愿意再继续办下去”

²² 本次总审会议委员,计有张系国、司马中原、朱炎、姚一苇、钟肇政等 5 人。

²³ 当时评审对于“科幻小说”似乎有“正统”与“通俗”之分,因此当姚一苇指出“科幻小说像赫胥黎的是小说”,朱炎立即改口其对“科幻”的轻视,以“那是‘正统’的”回应。前后观点的矛盾,反映了对当时“通俗科幻”缺乏“文学性”的普遍印象(邱彦明 1981:43 页)。

²⁴ 钟肇政即说:“在看的当中虽然不断产生一种抵抗的心理”(邱彦明 1981:18 页),实乃因为主流文学地位与既有通俗科幻印象的作用所致。

²⁵ 傅吉毅认为台湾科幻小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已经分途发展:一是“以张系国为主的严肃科幻路线”,一是“以倪匡为主的通俗科幻路线”(34 页)。

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代序

(傅吉毅 159 页)。观察科幻奖投稿件数,²⁶停办理由并非科幻奖未能获得创作的回响,中国时报替换的原因,也许是正统观念仅将“科幻”视为“大众文学”的一支,对“次文类”选择性推广的取舍。然而,主流文学奖开办“科幻奖”提携创作,实际证明本土科幻的“严肃创作”,获得主流文学所承认。

20 世纪 80 年代,张系国除了创作出华文科幻经典,²⁷并创立“知识系统”出版社,承接续办“科幻奖”,发行《幻象》杂志,凝聚台湾科幻力量,积极推动科幻发展,俨然成为“台湾科幻掌门人”。张系国的努力促使台湾科幻运动在 80 年代冲上第一个巅峰,也将“文以载道”的理念深植于本土科幻创作中,建构严肃科幻路线。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科幻论述“异声”渐起,特别是对“文以载道”偏失的责难。张系国基此“试图为已负载过多意识形态的台湾科幻小说转向较为轻松化、大众化”(傅吉毅 44 页),《金缕衣》的封面内页介绍即言:“一反张氏过去鼓吹‘文以载道’传统,篇篇趣味盎然”(张系国 1994b),弥补严肃路线的隔阂,贴近大众读者的需求。然而,主流科幻论述对“文艺性”的执著在 1994 年幼狮科幻奖评审时,竟成了张系国辩驳的对象:“每次我们办科幻小说奖,得奖作品往往是文学艺术性很高,但科幻性不强,结果总有很多人不喜欢看这种东西。……不好看就会曲高和寡,一般读者无法接受。”(吴金兰 37 页)当本土科幻格局完成后,张系国企图再巩固科幻读者基础,只是严肃路线方向已定,回头诉求通俗书写,反而为主流论述的“传统”所驱逐。另一方面,位居边缘的反主流论述也各自成形,挑战主流论述霸权,其中又以洪凌、纪大伟与林翰昌最为激跃,脱离主流科幻所标榜的经典范型,逆俗挥舞边缘科幻的“自由”。

新世纪开始,叶李华领导下的新一波的科幻运动兴起,成立“科幻研究中心”统筹规划缜密的推广策略,链接科幻网站的架设,科幻课程的讲授,科幻译作的出版,科幻讲座的举办,并设立“倪匡科幻小说奖”,以 20 世纪 80 年代张系国发起的科幻运动为借鉴,领悟“唯有取两家之长、去两者之短,才能写出又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才

²⁶ 统计时报科幻奖历年收件数目:从第一次 1984 年的 40 余件,到 1985 年 50 件,投稿量呈现稳定上扬。1986 年改由张系国自费资助,奖金减为 2 万元,只得 23 件;1987 年提高奖额为 10 万元,作品又增为 57 件;1988 年得稿 35 件(骤降原因待查);1990 年增设佳作一名 5 万元,收稿 102 件。

²⁷ 张系国在华文科幻创作上的经典,分别出版于 1980 年《星云组曲》短篇小说集,1983、1986 和 1991 年陆续完成“城”三部曲。

是中文科幻小说发展的正道”(张系国 1998:311 页), 试图汇流严肃 / 通俗科幻路线创造台湾科幻的第二个巅峰。暂且不论此新科幻路线能否达到预期, 观察 2003 年“科幻研究学术会议”, 兼容科普、传统科幻、边缘科幻, 甚至对当前科幻论述的质疑, 有别以往排他性的思索模式, 新科幻运动展现开放的态度以寻求台湾科幻的新貌。

综观台湾科幻创作初始, 主流作家取科幻形式载负严肃主题, 难以自外于“正统”身份的批判, 面对科幻“次文类”的通俗性格, 刻意回避多所顾忌。“或许也因为作家创作心态与科幻名称不同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所以当时并未能带动起科幻小说的创作风潮。”(黄惠慎 20 页)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 超科学盛行并带动台湾科幻热潮, 本土科幻创作顺势再兴; 然而主流评论对于“通俗科幻”娱乐取向的“污名化”, 迫使台湾主流科幻断然拒绝“通俗文学”的大众趣味, 怀抱建构正统文学新文类的期望, 专致于“文以载道”与“科学正当性”的“严肃科幻路线”, 矢力廓清科幻的“通俗”成见, 成功将本土科幻创作推向“纯文学”范畴; 只是“精英性格”却也导致和群众消费市场渐行渐远, 相较倪匡科幻小说在“通俗文学”领域中的发展, 反客为主掳获台湾科幻场域的“大众”需求。20 世纪 90 年代, “文以载道”的检讨并未能软化严肃科幻路线的调性, 导致主流科幻创作的消沉, 却也激发非主流科幻的反动。21 世纪新科幻运动交融严肃 / 通俗科幻路线, 共谋振兴本土科幻, 以争取“大众”认同, 然而, 值得提醒的是, 新科幻路线企求的荣景, 是单向量多的大众市场, 还是多元集合的分众市场, 恐将影响台湾科幻是否能够臻于第二个巅峰。

三、从《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渡娜”》谈起

1969 年颜元叔发表《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渡娜”》, 这篇在台湾科幻文论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述, 却意外地至今鲜少被分析。姑且略过该篇历史因素下“科学小说”的称谓, 以此为立论基准, 将之与台湾历来科幻文论并观。笔者发现在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中, 类似的主张可能在异时异地反复提出。此现象显示: 透过个别科幻评论者的认知操作下各自表述所汇成的主流科幻论述, 整体而言缺乏历时演变的时代感; 同时也反映台湾科幻文论环境, 长期拘泥在特定的论点上, 变动甚缓。台湾科幻论述凝聚的主流共识, 反复循环地制约影响了本土科幻的长期认知, 成为精英科幻论述批驳深陷的战场, 期间虽然也有少数跳脱主流科幻论争的精英论述逐渐成

形，然而迟滞的科幻论题，自首篇本土科幻论述迄今，仍盘踞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要津。以下援引颜文所述，针对“主流文学取向”、“现实科学主导”、“中国风格科幻”三论点，探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在其中的对话。

（一）主流文学取向

我们会发现它们的主题，都有高度的严肃性，绝非轻浮幻想者流。（42页）

颜文在分析两篇“科学小说”之初，首先强调两篇小说探讨了严肃的主题，与“轻浮幻想者”不同，并补述“实际造人总有到来的一天”（42页），为小说超前的科幻想象缓颊。刻意淡化“科幻”虚构的举动，透露了承袭正统观点看待“科幻”通俗印象的压力，因而标榜“严肃主题”，为其后续的批判找到主流立场的“正当性”。台湾科幻的两篇开山之作，出自两位主流作家意外却又成功的文类尝试，²⁸有了成熟的主流文学创作经历，自然有其承续的写作水平，表露严肃主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台湾科幻小说的出场性格”（蓝建春 328页），²⁹强调“严肃创作主题”，无意间也为“科幻”转化通俗印象，跻身文学主流，奠定了本土科幻的书写传统。

1994年林耀德曾就科幻文学在台湾文学场域的“论述地位”与“市场机制”指出：“当代文学评论界并没有肯定科幻文学的地位……所有文学评论与文学史言谈皆摒除了科幻小说的存在……就读者而言，台湾大部分科幻文学的潜在市场已经被倪匡的‘惊奇故事’和日本科幻漫画所占据。”（林耀德 1993c:44~45页）台湾科幻评论者忧虑对外见不到主流文学范畴里的立足之地，对内却发觉科幻人口逐渐流失，长期以来的科幻推广策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理想。即使到了2003年交大举办“科幻研究学术会议”，依然标榜“为了提升华人科幻研究的学术地位”³⁰，台湾科幻发展史似乎始终在为提升“科幻”的文学与学术价值而努力，希望获得与主流文学对等的待遇；只是在争取认同的当下，却也暴露论述者以主流位置看待“科幻”次文类“边缘”的不满，忽略了“科幻”展现的“旁若”特性与价值。

²⁸ 张晓风在1967年即以《地毯的那一端》一书获得“中山文艺创作奖”。张系国当时也属学院派留美学人，论、著、译兼具。两人在主流文学界皆已累积一定的创作与地位。

²⁹ 蓝建春指出：“在书写的形式层面上，利用的是属于大众范畴没错，但是骨子里负载的，却不见得与大众范畴有多大干系。”（328页）

³⁰ 在“2003科幻研究学术会议”网站上，大会宣告“为了寻找华人科技未来的关照视角，为了刺激华人科学幻想的创造潜力，也为了提升华人科幻研究的学术地位”，因此召开“第一届科幻研究学术会议”。〈<http://sf.nctu.edu.tw/csfs/index.htm>〉